

一截一截的光阴

李云娥

那一年,我七岁。

母亲在山边锄地,我提着篮子在扯猪草。土路上,一辆拖拉机从山坳撞出来,弹跳着撞进我的眼睛。拖拉机吼起一路黄尘,喝醉酒一般在马路上踉跄着走远了。它沉闷的呼吸声拖曳了一路,盖过了田野的虫鸣,盖过了我的惊叫。我张大嘴巴,眼睛死死追随它,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喷浓烟的怪兽。

那一年,我十五岁。

我考上了镇里的重点高中,为了我上学方便,父母给我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,希望我这个“泥腿子”能鲤鱼跃龙门,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我骑着自行车,犹如神仙驾着坐骑,神气而得意。早上,看着露珠在禾苗上荡秋千,流水哗哗地往前赶路,我在宽阔的马路上撒下一地清脆的铃声,和身边的“五菱宏光”“豪爵”赛跑,和晨风赛跑。

那一年,我三十岁。

坐高铁到外地出差,它平稳地带着我飞驰,穿过平原,翻过高山,钻出隧道,跨越一条又一条深谷沟壑。瞬间把眼前变成身后,把一个个村庄、一座座城市甩在身后,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从眼前掠过。车窗之外,天高云淡,村落如田园诗,放养的白鹅缓在田野里,像荷花朵朵。青山绿水环绕的村庄鲜花簇拥,空气中有股奇异的清香。

那一年,我四十岁。

我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,在乡下修了三层的欧式别墅。为了父母上楼方便,家里还装了电梯。夏天的夜晚,风穿堂而过。坐在露台上,只见月色溶溶,凉风习习,别有一番情趣。曾经的村庄,生我养我的旧村庄,在山的皱褶里散布着,像散落的米粒,如今已焕然一新。一抹旖旎,由远及近,仿佛一幅浓淡相宜的工笔画铺展,只待你细细翻阅,静静欣赏。

别墅依山傍水,屋左侧是两棵古樟树,是村庄的标记。樟树守在村口,用一树的鸟鸣、一身的墨绿、几个粗糙的鸟巢,向人打招呼,它承载了我童年所有

的美好记忆。屋后是修竹茂林,一竿竿翠竹挺立山坡,像守护神。我家旁边是一座中式别墅,是十里八乡的“名人”牛毛家的。以前的牛毛是著名的贫困户,他的头发像一蓬荒草东倒西歪,裤管晃悠悠的,用一条掉色的皮带胡乱地系住。他的老屋子是一座土砖瓦房,早就破旧不堪。房子以前着过火,房梁都留有烧黑的痕迹,上面乱七八糟地倒吊着长长的稻草,稻草上沾满了炉煤灰,屋子里听到的不是狗叫就是牛毛的叹息。村里的小孩子都编儿歌嘲笑他:“单身工,挑尿桶,倒了一头,不知道轻重。”牛毛听了,脸涨得通红,扁担扬得高高的,假装要打人,孩子们却嬉笑着跑远了。现在的牛毛更是村里的“名人”,在乡村振兴干部的帮扶下,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养蜂专业户。以前沉默寡言的牛毛,现在讲起“养蜂经”头头是道,还常常哼起山歌:“阿哥阿妹唱山歌,唱起月亮爬山坡,唱到喜鹊枝头叫,唱得哥妹百年合……”两座别墅并排而立,像手牵手的两兄弟走在幸福的大道上。

我们全家现在变成了“两栖人”,有时住城里,有时住乡下。勤劳一辈子的父母热爱脚下的土地,喜欢村庄里熟悉的味道,看到萝卜白菜,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朋友,格外亲切。父亲在城里闲时学下棋、打太极,母亲在老年大学学广场舞、流行歌曲。回村后,父亲、母亲就当上了师傅,在村里宽阔的广场上展示自己的风采,收获了很多粉丝。他们一天比我上班还忙,每天口里哼哼唧唧,手上比比划划,返老还童一般。

生活在现代化的新农村,“三月拾花酿春,六月流萤染夏,十月稻陌拾秋,腊月丛中吻雪”,多么幸福的田园生活哟!

一截一截的光阴,让我感受到时代列车在飞驰。越来越精彩的人生,让我由衷感叹,生活在中国,生活在这个时代,是多么幸运!

(李云娥,邵阳县人,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)

桂枝

曾彩霞

桂枝姐是我一个堂舅舅的女儿,她的家在雪峰山麓,与我外婆家中间隔了一块晒谷坪。小时候我经常去外婆家住,由此结识了她。她比我要大好几岁,对我像亲妹妹一样好。后来由于我外婆随舅舅去了外地,我就很少再到那里去,也与桂枝姐断了联系。

多年后,偶尔听母亲说起,桂枝姐已经嫁人了,她男人家在离城很远的大山下;又说别人都说她的男人很好,实诚又有木工手艺,是个靠得住的人。我想桂枝姐也算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吧。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,我挂记着。

许多年过去了,一天,我来到雪峰山麓离外婆家不远的黄茅小镇。我与同伴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游玩后,来到小镇的一家餐馆吃饭,没想到邂逅了桂枝姐。只见一个妇女正从餐馆里间走出来,也怪,我一眼就认出了她,她也认出了我。她微笑着走近我,热情地把我 and 同伴带进餐厅的一间雅座。看着她有些微胖的脸庞,从她的眼神里,我读到了她的满足与幸福。

她向我说起这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。十几年前,她经历了这一生最难熬的一段时期。好在苦尽甘来,近几年来情况变了。她家早已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,两个孩子已成家,都在外务工,前年在这小镇里修建了新房。今年老大夫夫妻俩从外面回来开了这个餐馆,生意很不错,顾客主要是来这里游山玩水的人。年轻人在外面见多识广,将在外面学到的技术带回了家乡。现在他们又在抖音里做直播,宣传家乡的好山好水,推销家乡的土特产品,将它们远销全国各地。

说到兴头上,桂枝姐带着我和我的同伴来到餐馆后面一间干净整洁的房

子里。只见一座座橱柜里,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包装好准备邮递的各种风味的牛肉、鸭肉、豆腐以及板栗等制品,品种还真不少。桂枝姐骄傲地对我们说,这里是这些食材的优质出产地,制作技术又好,因此味道极佳,每天的订单源源不断。

这时一个男子从另一个房间出来,是桂枝姐的男人。桂枝姐说,由于他腿脚不便,木工手艺活早就不做了,但学会了缝纫技术。我说,现在还学缝纫?表姐夫自豪地告诉我,桂枝姐也在做抖音视频,推销她的绣花鞋,他学缝纫,就是为了做鞋面。

随后,我们走进了另一片天地。这里摆放着各种规格的绣花布鞋,款式新颖,色泽鲜艳,尤其是鞋面绣的花,梅花、荷花、牵牛花……都栩栩如生;无论绣的是什么花,鞋面的右侧总有一根桂枝,桂枝上还有两片对生的绿色的叶儿,生气勃勃。我想起桂枝姐从小就喜欢在鞋面上绣花,现在她的手艺炉火纯青了。这时桂枝姐说,她是跟儿子儿媳学会了在抖音上推销这些东西。“你看这些鞋子都是用棉布做的,柔软、透气。现在不是时兴跳舞嘛,那些跳舞的女士穿了我做的鞋子,一定会喜欢。”她说。我也有同感,光看那上面的绣花,就会叫人爱不释手。

我感慨,桂枝姐这一生在历经风雨之后,终于见到彩虹。在他们的身上,我看到了广大农村千千万万家庭的缩影。

(曾彩霞,武冈市作协会员)

喜迎党的二十大·强国复兴有我

邵阳日报社 主办
邵阳市医疗保障局 协办

正文
比文



多彩花瑶

陶力农 摄

◆六岭杂谈

故乡感怀

周玉清

隆回县南岳庙镇塘现院子,那个雪峰山东南麓的普通山村,便是我一辈子魂牵梦绕的故乡。

塘现,即塘边之意。为什么取名塘现?因为村前有口百年古井,古井旁连着一大一小两口山塘。塘现村虽然地处湘湖偏隅,但民居栉比,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;溪流小桥,隐现于阡陌田畴之中。

在我们那里,“坳”就是不太高的山。塘现村十个村民小组,星罗棋布地散落在“三坳(起石坳、浆泥坳、扫帚坳)夹两垅(塘现垅港、万里垅港),两溪穿垅过”的地理环境之中。两条溪流的源头,离资江支流西洋江,少说也有两公里。

故乡的三座山,虽然谈不上多么伟岸有气度,但山下的两个垅港,却被老天滋润得相当丰腴。记得20世纪五十年代,垅里的小鱼小虾,稠密得影响了禾苗生长。两个垅港的中央,分别都有一片古树林。古树林下,都建有一个规模不大的文昌阁。古树林上,都有一群白鹭栖息。每到秋天,便常见“晴空群鹭排云上”的壮观景象。可惜,后来古树林被送进了让人哭笑不得的“土高炉”……

◆岁月回眸

又是一年柿子红

敬东东

昨天,我在农贸市场买菜的时候,发现一个老婆婆推着车子在兜售水果,车上有红红的柿子。这让我想起,原来又是一年秋风起柿子红的季节了。

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我在师范学校读书。国庆放假期间,同学们有些回家,有些结伴游玩去了。我家离学校很远,回去一趟费钱又费时,不划算,就待在学校。待久了,闲来无事,就一个人上街溜达,发现一个水果摊上有一种被码得整整齐齐的红红的果实,格外耀眼,让人垂涎欲滴。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。我把果子稍作清洗后就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啃,哪知道这东西好看不好吃,硬且涩口,怎么也咽不下。卡在喉咙里,下不去,上不来,害得我眼泪直流,狼狈不堪。食之不下,弃之可惜,我后悔极了。

事后,我向别人打听才知道这种水果就是柿子。它在没有熟透的时候吃起来就会涩口,必须熟透了才能吃,而且不能空腹吃,一次还不能吃太多。这次领教柿子的厉害之前,我一直生活在湘中一个县的农村里,从来没有见

村里最高最大的山是起石坳,奇特之处在于,四百米高的山顶上,斜矗着一块大约二十米高的巨石,气冲苍穹,甚为壮观。这座山的西北方向,连绵着植被茂密的一座又一座山林,遗憾的是,我没有机会探寻过。

我青少年时期的生活,就是在这座山的里外度过的。它既给予了我童年的快乐,也使我深深感受到生活的苦涩。1952年,我不满六岁,每天都要牵着将要使役的黄牛进山放牧。1953年,在众多乡亲的帮助下,家里新建了“三柱五挂”的小木房。按地方风俗的要求,我曾跟随几个身强力壮的大人,半夜上山“偷”早已瞄好的梁柱。与小伙伴上山爬树砍枝杈囤积柴火,是童年的必修课;每到春天的雨后,我们常常结伴进山采蘑菇,总会满载而归,晒干后贮存,作为平时待客的美味。每到夏天树莓成熟时节,红艳艳的树莓枝上,站满了叽叽喳喳寻食的小鸟。我们采摘树莓的小孩一到,小鸟们“轰”的一声冲散开来,漫天飞舞。特别难忘的是,我曾与大人一道,多次上山采摘“救命粮”之类的野果,剥“牛栏木”之类的树皮,挖能食的

蕨类草根充饥……

山下的村居里,常常能看到,村民做红白喜事时,演绎梅山文化的热闹场景。迎亲时,弯弯的山道上,一群人有的挑着彩礼货担,有的手持火铳、鞭炮。临近村口,多铳齐放,惊天动地;鞭炮齐鸣,震耳欲聋。亲人亡故,一般都会请一个或多个法事团队,几天几夜敲敲打打,寄托哀思。师公们装扮怪异,唱词凄美哀婉,催人泪下。我想,这也许是人世间最感人的悼亡文化。

故乡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出发地。在塘现村,我如小草,顽强而又快乐地生长;如山花,默默而又灿烂地绽放。那时,故乡虽然偏僻、贫穷和落后,但她给我以生命的恩赐和文化的熏陶。岁月的长河汨汨流淌,离开故乡,至今已近六十年,但却从没有“他乡即故乡”的感觉。离开故乡以后的岁月,我行走过祖国的大江南北,也欣赏过世界许多地方的千姿百态,但回过头来,发现最美的风景,还是在故乡塘现村。

2018年12月26日,怀邵衡铁路建成通车,该铁路线上的拱桥铺隧道,从起石坳腹中穿过,并在出口处的塘现村,布局了“隆回西站(预留)”。自此,故乡塘现村连通了祖国的天南地北;自此,我对故乡的思念,从北京到隆回西,似乎有了更便捷的通途。

(周玉清,隆回人,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)

话把母亲说得笑了起来。

我们买了柿子后,边吃边议论,觉得北京柿子个大,而且透亮,把外面那层薄得透明的皮剥了后尽是可以吃的柿子肉。父母吃得很满意,觉得5块钱一个虽然有些贵,但是柿子个大味道好,还开玩笑地说:首都的水果就是好吃些。

在此后的岁月里,每到一年柿子红的季节,我都会买些柿子吃一吃,也会买些送给父母吃一吃。父亲年纪大了后牙齿不好,吃柿子的时候,他喜欢把柿子剥了皮后放在碗里,再用勺子舀着吃。

后来,父亲走了。母亲同我一起住的时候,我仍然一如既往地柿子红了时节买柿子回来吃。但是,我发现母亲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兴致。母亲年纪大了,眼睛不能很好地看清柿子的薄皮,于是,她就连皮一起吃,还说剥了皮,柿子就没有什么了,太可惜了。我默默地拿过柿子,说:“妈,我给您剥,别老是那么舍不得。”

后来,母亲也走了。物是人非,但是四季轮回依旧,每年仍然有柿子红的时候。每到这个时候,我依旧会记得买些柿子吃,依旧会想起当年第一次吃柿子的狼狈,依旧会想起和父母吃柿子的情景。只是再也不能回到从前,再也不能同父母一起吃柿子了。

(敬东东,任职于邵东市人大)